

雁寺

【目】 水上 勉著



雁寺

一〇一



雁 寺

〔日〕水上 勉著

何 平 一 凡 译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福州

雁 寺

〔日〕水上 勉

何 平 一 凡 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9.375印张 3插页 228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6,160

书号: 10263·21 定价: 1.90元



水上 勉

致中国读者

水上 勉

收入本集的《雾与影》和《雁寺》是作者最为喜爱的作品，今悉将与广大中国读者见面，十分高兴。这种喜悦其中当然与我的作品是以故乡——福井县若狭地方为背景有关。这些作品浸透了我的思乡之情。我出生在日本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为了谋求生路，很小的时候便出家当小和尚。不过，我并没有成为一个合格的佛教徒，倒是成了一个道地的叛逆者。

然而，一直到二十岁左右的这段乡村经历和寺庙生活，却成为我文学创作中十分有用的素材。就这一点来说，是值得庆幸的。若说这两部作品大体表达了我的思想，未免过分了一些。但它们确实是我的思想的反映。

本书就要在中国出版发行，不胜荣幸和欣慰。作者决不因此而满足，将再接再厉，不遗余力，努力创作。在此，向本书的译者表示衷心地感谢！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1
------------	---

雁寺.....	1
---------	---

雾与影.....	80
----------	----

序 章 一封来信.....	81
第一章 教员之死.....	90
第二章 进展.....	100
第三章 卖药商.....	111
第四章 车票.....	119
第五章 两个男人.....	132
第六章 从东京来的人.....	140
第七章 神秘的猿谷乡.....	150
第八章 夜间会议.....	160
第九章 焰火线香.....	169
第十章 幕后.....	181
第十一章 欺诈.....	196
第十二章 影子.....	204
第十三章 一个死于横祸的人.....	211
第十四章 接待室.....	220
第十五章 矢田杉子.....	231
第十六章 猿谷乡家族.....	241

第十七章 坂根来信.....	250
第十八章 追捕.....	259
第十九章 死亡的树海.....	271
尾 章 山坡上的影子.....	289
“水上文学”初探.....	291

雁 寺

根据文春文库一九七四年
十月版本《雁の寺》译出

擅长鸟兽游戏画而蜚声京都画坛的岸本南岳，在丸太町东洞院角落那间黑木板围墙的平房里死去，这是昭和八年^①秋的事。

也许是因为年迈，加上长期严重的哮喘病，削瘦得象螳螂一样的南岳，晚年可以说只有意识还清楚而已，连在他身旁的弟子们也都异口同声地说他死时简直象被虫蛀空的枯木倒下似的。因此，了解他生前精力过人的人也许更加无法想象南岳咽气时的模样。他大声地喘着气，昏睡了一昼夜，最后喉咙里咕噜响了一声，痛苦地挣扎一下，就死去了。岸本南岳享年六十八岁。

岸本南岳死去的前天，准确地说十月十九日，正当夫人秀子有事出去不在家的时候，位于衣笠山麓的孤峰庵的住持北见慈海顺路来看望南岳。和尚脖子上围着白绸布护襟，身穿黑色袍子，看来象是刚去哪一家做完法事回来，衣摆下边露出紫袈裟的衣褶。

“怎么样呀？病情如何？”

慈海和尚向出来开门的相识的女佣人，劈头说了这么一句，就不客气地大摇大摆走进来，后面站着一个看样子还只有十二、三岁的小和尚。这个小和尚也跟着和尚走进门来。

岸本家是孤峰庵的施主，而且还当过施主家的名誉总代表，因此，和尚这样无所顾忌地出入家门并不奇怪。这时坐在南岳枕头旁边的弟子们中间，大弟子笹井南窗正用沾水的绵球擦病人的嘴角，脸色忧虑，那表情令人感到不祥之兆。师父已奄奄一息，

^①即1933年。

医生用尽一切措施再也无能为力。这时，又有菩提寺的和尚来访。南窗对每一个来探访的人表现愁眉苦脸。女佣人退下，走出外面廊子，去取茶点。慈海如同无视弟子们的脸色似的，一个箭步地走近枕旁，低头凝视仰卧着的南岳的脸。

“怎么样呀？病怎样了？”

和尚大声问道。因为嗓音太高，震动了低矮的天花板，而且这声音终于传进了如同枯木一般躺着的南岳耳朵里，那棉被一直盖到了脖子。南岳紧闭的眼皮微微张开一条缝。

“是和尚吗？”

好不容易痛苦地挤出嘶哑的声音。

这声音惊动了四周的弟子们。从一大早到现在，南窗不知多少次呼唤师父，但南岳总是缄默无声。可是，现在南岳却能稍许张开那干渴的嘴唇，嘶哑地说着：

“我想你会来看我的……”

“我干的这个差事真腻人。”

和尚垂下矮胖的肩膀，往下注视了一会儿南岳的脸，然后慢慢地说：

“我可不是来送你归西的。”

说后，好象刚发现似地环视了一下在这间十张铺席大小的房间里坐着的南窗和其他三个弟子，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完后，呼唤一直站在房檐下的小和尚。他正入神地凝视着院子里那座盘缠着美丽常春藤的石灯笼。

“喂、喂，慈念！”

小和尚吓得抖了一下肩膀。他回过头看着房间。这孩子因为头剃得精光，头盖骨显得特别大，惹人注目，额头向前突出，眼眶很深，因此脸庞显得狭窄。

“上这儿，过来！”

慈海和尚招招手。小和尚蹑足走进屋里来，小心翼翼躲开铺席的边儿，那走路的样子就象在擦地板。

“他叫慈念，昨天刚举行剃头出家仪式。他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诸位方便的话，务请到小寺一游。”

顺路来看望南岳，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吗？是因为新收了一个徒弟来打个招呼吗？南窗睁大眼睛凝视那剃得亮光、长着大脑袋的小和尚的侧脸，只觉得新出家的这个小和尚内心很忧郁。按照惯例，在禅寺给小和尚举行剃头出家仪式时，施主代表总要在场，借以向施主们宣布。

过了一会儿，和尚离开枕旁，起身回头向屋外走去。正在这时，南岳发出嘶哑的声音：

“和尚……里子……拜托给你了……她就是孤峰庵的娘子……”

尽力说了象是这个意思的话以后，就闭上了眼。看样子，再想出声已经不行了。南岳剧烈地咳嗽起来。南窗挪动双膝向前靠近，用湿棉花球给南岳擦嘴。

和尚回头看了这个样子，深深地鞠躬，向下俯视。这时南岳的脸已经变得苍白。

“愿你安息。”

只说了这么一句，就走了，前后一共只有四、五分钟的时间。慈海和尚用手抚摸了一下刚做过剃头仪式的和尚头，小跑地急急忙忙离开了岸本家。

直到第二天，南岳再没有张过嘴。一会儿大声地喘气，痛苦地从喉咙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一会儿又突然无声无息象断了气似的。呼吸时嘴唇微微张开。他好象有什么话儿要说。弟子们的眼睛都注视着他的嘴，侧着耳贴近，隐约听见他在叫唤“里子”的声音。

弟子们看着坐在枕头旁边的夫人秀子。秀子用衣袖掩着脸，抽抽答答地开始哭泣，看样子没有听见南岳说了些什么。

南岳临死时托人照顾的里子，全名叫桐原里子，是南岳的情人，藏在上京区出町妓院二楼。她原来在本町一家小饭馆里当女招待，后来被南岳勾引走，成为南岳晚年形影不离的情侣。对这个女人，弟子们和慈海和尚都见过，都知道这件事的内情。她今年三十二岁，不高不矮，身材丰满，线条优美，长得相当漂亮，讨男人喜欢。南岳为什么把这个里子拜托给慈海呢？回想起来，不能说没有道理。

岸本南岳血气方刚的时候，曾经远到中国、欧洲各地旅行。他一旦聚精会神要创作大幅作品时，就经常借用孤峰庵书院，闭门作画，这几乎已成了他的习惯。这个寺院位于衣笠山麓，四周布满落叶林。这里的环境使他惬意，晚年就成为他的画室。大约是十年前的事，南岳曾经整整一个夏天没有作画，住在孤峰庵的书院里。当时他带着一个女人到寺里来，这就是里子。

“这些是我画的雁。”

他领着里子，从寺院居室的杉板门到大殿的走廊，然后走到北僧堂、正殿、南僧堂，在四张隔扇上，每张都画着雁。他边走，边指着画让她看。

隔扇上面嵌有金粉。古松的粗大盘根，象匍伏在池面上似的，尽量地张开着枝杈。松树针叶，一根一根地描画得非常清楚。雁有的停立在松枝上；有的振翅动弹；有的跃跃欲飞；那白色的腹部在夕阳空中辉映；也有的象是松树枝干中间鼓出的一个瘤，一动不动地缩着脖子歇息；还有雏雁张着小嘴向母雁求食。所有的这些雁都清一色地用黑墨色描画，而且没有一只形象相同的。画家满怀热情，一只又一只地精心描绘，其落笔之声，几乎可以听见。那画上的雁栩栩如生。

这是南岳带里子来寺院的那一年前两年的春天，他费尽心血绘制成的。他颇为得意，毫不顾忌地自诩为杰作。

“我死之后，这儿就叫雁寺，京都西部又增加了一个名胜啦。”

满口酒气的南岳，一边伸手抚摸里子的脖颈儿，一边微笑着说。

“简直可以听见大雁叫的声呀。”

里子在大殿微暗的光线中，感到心情恍惚，喃喃地说。南岳微笑，不停地抚摸里子的脖颈儿。

死去的南岳，把里子托付给慈海和尚，也许是因为忘不了这个夏天的缘故吧？

事实上，慈海也经常书院同南岳、里子一起，三个人一块儿饮酒。慈海比南岳小十岁。有着不亚于南岳的强悍身体和相貌，同里子性情也投合。

“和尚，我帮你把耳朵孔里的毛剃掉，好不好？”

里子醉眼惺松，细眯着眼说，慈海发笑，两人对视。慈海的目光里隐藏着好色之心。慈海没有娶妻。里子常对南岳说：

“和尚的眼睛真可怕。”

慈海知道里子喜欢自己。

慈海和南岳爱好一致。女人啦、酒啦，什么都谈得投机。南岳对慈海不娶妻好象经常流露出不满。孤峰庵虽说是灯全寺派的破格分寺，但连总寺院的寺院里藏着女人的事也大有人在。在寺院的居室里，不管哪个寺院都藏着女人。南岳曾当面对慈海说：

“象你这样一个好色和尚，没有必要老打光棍。”但是慈海总是嘿嘿一笑，不予理睬。如果南岳缠着劝说不休，和尚就说：

“剃了头发就是斩除爱根，难道这不是禅家剃发的含意吗？”

丧后第七天，桐原里子穿着丧服，又细又白的手腕上挂着褐色玛瑙念珠，钻进孤峰庵的大门。这一天，天色阴晦，有风。长满小松树的衣笠山，象倒扣的盆子一样，灰蒙蒙的。平缓的山脚下，四周全变成树叶稀疏的落叶树林，而山上露出红土地皮的地方，几株染红了的枫树，夹杂其中，互相辉映。

在孤峰庵，山门两旁有挂着铁锁链的耳门。里子脚上草鞋踩着耳门上的铁锁链，立即发出唧唧的声响，打破了周围的沉寂。接待她的是里子初次见面的慈念。这个大脑门，眼眶凹陷的小和尚，穿着有点过长的不带花纹的蓝色夹衣服。他双膝跪在地板上，因为背靠房间里被熏黑的柱子，看上去倒象是个大人。里子有点踌躇，不知如何是好。

“我是从出町来的，请告诉和尚一声。”

里子站在进门的踏脚石上，对小和尚说。

“是。”

慈念立即走进后面的僧房。不一会儿，从里面过路传来快步走路的声音，穿着白色夹衣、结着腰带的慈海赶忙出来。

“快进来，快进来呀！”

里子久别重逢似地看着和尚。体态丰盈的里子跟往日一样妩媚动人，只是那张脸，也许是因为主观的印象，让人总觉得苍白得透明。看着里子这副模样，慈海和尚发出喜悦的声音。和尚领着里子走向书院。那是一个使里子无法忘怀的房间。南岳的葬礼已经在这里举行过了。从房间可以看见假山和水池，十分恬静。里子双掌伏席，眼眶湿润。

“和尚，真是许久不相见面了。”

里子没有出席南岳的葬礼。她说是在出町妓院的二楼听到南岳的死讯的，举行葬礼的日子她也知道，但她想等到葬礼过后，独自一人来叩拜他的灵牌。她说了这些意思的话以后，接着说：

“我本想早些来，可是……和尚，可以让我看他的那些画吗？”

里子娇声娇气地说。

来到大殿，不一会儿，里子看到铺着金线绣花锦缎的戒坛上立着特别装饰的新死者的灵牌，不禁屏住了气。

“秀岳院南灯一见居士”

这是慈海给南岳起的院号的戒名。岸本南岳的身子如今已缩小成为不足一尺长的短册式的木板，立在那儿。

里子焚香。十张铺席大的佛殿里香烟飘渺，变成了灰白色。当香烟飘散到铺席上面的时候，令人感到南岳所描绘的隔扇上的那些雁，在雾中开始活动起来，多美丽的雁呀。里子忽然觉得南岳似乎已经成佛了。

在后殿隔扇的中间，两只长着白色羽毛的丰满的雁，进入眼帘。其中一只在松树干凹处缩着身子，用嘴胳膊着另一只雁的腋下。里子目不转睛地一直凝视着那画面。这时，身后面的慈海说：

“喂，走吧，上那边儿去吧，让你尝尝好酒。”

慈海乐不可支。里子开始走向那间六张铺席的僧房。那里就是慈海的居室。小和尚跪在铺席上，给两人递上坐垫。慈海向小和尚努了一下下颚，面对里子说：

“这就是我的妻子。他叫慈念，是最近刚剃发出家的。”

慈念很快地低下了头，那凹陷眼眶里闪着亮光，看着里子。不会儿，腼腆地伏地叩头，很快地站起来就走。

“在门口因为初次见面，吓了我一跳。这孩子很有趣……几岁啦？”

“十三。”

“噢，上学了吗？”

“刚上大德寺中学。”

“是和尚的后嗣？”

慈海只顾着看里子的脸，没有答话。拉开后面佛坛下面的小隔扇，有好多一升装的瓶酒。慈海拿出一瓶“泽之鹤”酒。

“今天就喝这个吧。”

慈海说完，象小孩似地嬉皮笑脸，拍着手。慈念伸进头来。

“要不要我温酒？”

慈念拿起酒瓶就消失在过道里。里子心想，这孩子干起活来这么勤快，跟他的小孩脸真不相称。慈念准备好了饭桌，端来了酒壶和酒杯。里子开始端详慈念的脸时，感到特别陌生。但是，看习惯了，又对这个大脑袋瓜的孩子产生莫名其妙的怜悯之心。

“这孩子挺能干的，你有了一个好使唤的小帮手。”

里子喝醉后，对慈海说。

里子好久没喝酒了。很快酒气上涌。入夜了。在过去，还有南岳，三人曾经一起喝酒，喝到通宵，因此，里子沉着不慌。

“南岳把你委托给我了。”

慈海说这话时，里子看到慈海那双大黑眼里饱含着好色的光芒。

“能受到你的照顾，当然好罗！”

慈海撩开双膝上的白夹衣，向里子贴上前去，好象一心等待着回话似的。里子闭口不言。里子的沉默反而给了慈海动手的时间。慈海把座垫踢到后边，从身后向里子两腋下伸过手去，揽腰抱住，同时伸过头来要吸里子的嘴。里子刹那间意识到早晚会有这一天。这是预料中的事。她没有抵抗。和尚粗壮的身体慢慢压了上来。里子张开细眯的眼。在她的视线中，看到下边的纸门，突然有一个晃动的影子。里子一下子清醒过来。

她想，也许是慈念吧？但也许什么也不是，纯粹是影子？里